

第三回 六歲兒嬉戲動春卿 八座官絲蘿攀野老

詞云：

兒年雖小，天性生來巧。信口人官鳥，大公卿都驚倒。市塵貧老，何殊道上草？一旦絲蘿牽了，誰敢笑他箕竊。

右調《霜天曉角》

話說廉清見幸尚書著人來叫他，便撇下眾小兒，戲顛顛說大話，跟著家人就走。走到門前，卻見幸尚書立在儀門之內，便不慌不忙走近身旁，恭恭敬敬作了一個揖道：「小子只與豕鹿同游，木石為偶，何幸忽蒙大人呼喚，得瞻紫氣，實非常之遇也。不知有何吩咐？」

幸尚書見他口氣驚人，滿心歡喜。因用手攙著他問道：「你這小學生是哪裡人，令尊姓什，為何不在家中，卻與小兒頑劣？」廉清道：「小子祖居前村，父親姓廉，小子名喚廉清。只因年幼，尚未仰附宮牆，揖讓於俎豆之間，故先來幸府排衙遊戲，以做異日觀光之前茅，豈同頑劣比耶？」

幸尚書聽了，愈加驚喜道：「你童年已有此大志，則你父親必是青氈舊族，故教養有素了。家中還有何人？可為我細細說知。」廉清道：「不瞞老大人說，我父親甘居貧賤，實實是個不讀古人書的。欲耕又愧無歷山之田，欲仕近世又不舉賢良。惟仿版築之遺意，聊磨豆為腐以養天年。幸家兄愚魯，尚可折薪，以助其勞。此家庭醜狀，幸老先生勿哂。」幸尚書聽了暗忖道：「原來是磨豆腐，故誤傳作『右副』。這也罷了。但他一個豆腐之子，卻如何有此聰明。」

因又問道：「你父親既是一個高尚之人，你卻從誰為師，所讀何書，便能如此明理？」廉清道：「小子今才六歲，實未從師，又何曾讀書，尚係朽木頑石。但思天地間的道理，總不出於人心。故隨心而發，想當然耳。」幸尚書聽了，一發大驚道：「據你如此說來，則你竟是一個神童了。可敬又可愛。」因暗想道：「此子端的非凡，後來必成大器。莫若收養成人，以應前夢。只是我已有了子，收留未必親切。」又想道：「除非如此而行方妙。」

因又對廉清說道：「你今具此天聰天明，自然是得山川之秀氣而生。但思玉不琢終不精美，人不讀書到底不能用世。何況你生居鄉僻。入無義方，出無師友。若再華無文藻。則上達無階，焉能致君澤民？豈不空負你觀光之念。據我的意思，欲留你在此，與我的小兒同事良師，執經晰理，習成大儒。不知你有此志麼？」廉清聽了大喜道：「讀書乃千古聖賢治國齊家之第義，怎敢不讀。不讀則雖致身青雲，亦不學無術，為人所羞。我小子不從師者，是無力從師也。未讀書者，乃無地可讀書也。非不願也，不得已也。倘蒙老大人提攜，得附令公子几席之末，少沾明師時雨，使小子異日免馬牛襟裾之謫，則老大人成身之恩，又出於生身之上矣。小子雖不肖，敢不勵志以從。若果確然，俟小子歸家告稟過父母長兄，再來如何？」幸尚書見他心肯，因滿心歡喜道：「你既有志，不消回去。我著人請你父親來，說知便了。」因叫家人吩咐道：「你可到鴻漸村去，請廉老爹來會我。」家人領命去了。

幸尚書便攜著廉清一路入內，來見夫人與眾姬妾。廉清一一拜見。眾姬妾見了俱贊道：「好一個清秀學生。怎穿著這樣衣服？」幸尚書道：「妳們可領他去更換了。」眾姬妾見幸尚書吩咐，便領了廉清到房中去換。幸尚書因與夫人將今日所遇所見，許多奇處都細細說了一遍道：「此子恰與我昨夜夢中相合，後來必成大器。今我欲將他配妳詔華，已著人去請他父親來商量。夫人妳道如何？」寧氏聽了此話，心中甚是不悅，卻見幸尚書一團高興，稱說許多奇處，又說是應夢，便不好阻攔。只得說道：「老爺之見，自然不差，或者後來有些好處。」

不一時眾姬妾將廉清打扮得遍體綾羅，鞋鮮襪正。你道為何打扮得這等現成快當？只因廉清年紀與幸公子只小得一歲，故此衣服鞋襪俱可穿得。今領著廉清走來，立在面前。夫人見了說道：「打扮起來，也還不俗。」過不一會，幸公子與詔華小姐在學中放回，幸尚書就使他三人拜見。因又指著廉清與公子、小姐說道：「這學生如今要與你們作同窗了。」二人聽了竟不怕生，看著廉清就像認得一般，略說說便玩在一起，遂引他到後邊去玩了。

不一時家人進來稟道：「廉老爹已請在外廳，候見老爺。」幸尚書聽了，隨即走出，笑嘻嘻的迎接。廉小村見了便要跪下去行大禮。幸尚書忙一把扶住道：「這太謙了。」廉小村道：「村野小人，進見八座大臣，敢不叩拜。」幸尚書笑道：「此禮只可行於公堂。今在鄉黨之間，如何使得。況且老親翁育此寧馨，貴可立待。我老夫今請你來，正有事相商，萬不可如此。」廉小村聽了，只得朝上深深作了一個揖，分東西賓主坐了。

坐定茶過，幸尚書便開言說道：「從來才不易生，既生了，又恐沉埋在草莽中，無人拔識。今日我老夫偶見令郎，規模氣概，種種超人，實天地山川秀氣所生之美才也。有此美才，稍加磨琢，自飛黃騰達，而羽儀於廟堂之上。老丈莫怪我說，只可恨生於老丈貧寒之家，不知其為英物，等閒埋沒，深為可惜。雖說是白屋出公卿，然無因無依，自能振起者，亦不一二；棄擲者，反有八九，往往令人扼腕。若是眼中不見，卻也無可奈何。今無意中恰與令郎相遇，明知駿足困於泥塗，仍忍心不回伯樂之顧，豈不辜負了一番知己？故老夫特請老丈來相商，意欲留令郎在寒舍，與小兒共拜明師，互相砥礪，以為異日功名之地。不知老丈意內何如？」廉小村來時已問家人，略知大意，卻還不敢信以為真。今聽了幸尚書這些說話，已知是實，不覺大喜道：「小老兒心事老爺已洞鑿如神明。只恐小犬村劣，未必能符老爺之望，怎敢過蒙老爺如此垂青？得能如此，則小兒凡人忽登天矣。我小老兒豈不樂從？」

幸尚書見他一諾無辭，不勝歡喜。因叫家人備酒。不一時酒至。二人歡飲。飲酒中間，幸尚書見廉小村說的都是善人忠厚之言，又甚是敬他。

不多時，幸公子與小姐並廉清在內裡玩了半晌，忽又玩出廳前，幸尚書看見，便叫公子、小姐與廉小村見面禮。見過，就叫廉清坐在他父親身旁。又叫公子與小姐坐在自己左右。因問廉小村道：「令郎六歲是幾月所生？」廉小村道：「小兒是八月十五子時生的。」幸尚書聽了，不勝驚喜道：「這又奇了。原來令郎竟與小女同年、同月、同日、同時。真又是奇緣了。」因笑對廉小村道：「我看令郎與小女二人才貌不分上下。更兼年、月、日、時皆同，今日不期而遇，此中大有機緣。我欲使他二人今日定盟，異日得為夫婦。我與老親翁，做一個兒女親家何如？」廉小村突然聽了，大驚不已，連忙立起身來說道：「不敢，老爺說的是什麼話。老爺乃名門顯宦，小姐是千金貴質，小老兒不過是村莊庸賤，小兒無非是駑駘下隸。就是如今跟隨拂拭，

妄。又焉敢越禮犯分，思附乘鸞。老爺只說此一聲，我小老兒也不敢當，還求老爺自責，不可使人聽了作笑話。」幸尚書也立起身說道：「此乃世俗之論。我與你一個世外之交，豈可以貴賤貧富而定終身。況今日此意出之於我，我若無定見，豈肯輕言。親翁不必過謙，我意已決。」

隨叫家人取出紅氈，請廉小村上坐。因使昭華小姐與廉清並立同拜。廉小村見小姐下拜，一時驚慌無措，就要跪下去答拜。幸尚書遂著家人扶定，不許答拜。廉小村急得沒法，身子又掙不動，只得滿口說道：「罪過，罪過！折殺，折殺！」幸尚書只等小姐拜過兩禮，方叫家人放鬆，叫他還了小姐兩揖。拜完，幸尚書便自坐了，叫廉清同小姐並立，拜他四禮。他竟是全受。拜完又使他二人各自對拜。韶華小姐與廉清一聽幸尚書之命，只是嬉笑自若，全不以為異。

此時後堂侍女姬妾聽見老爺將廉清招了為婿，遂都走到廳門後來看。見他二人跪拜，一一成禮，無不贊羨，以為一對好夫妻。

幸尚書見他二人拜完，又吩咐侍女道：「妳可送廉相公與小姐進去見夫人」。眾侍女聞命，各歡歡喜喜，領了二人入內拜見。二人拜見過了夫人，夫人便留下小姐單送廉清出來。此時幸尚書與廉小村重新入席，彼此俱是親家稱呼，好不親熱。

又飲了半晌，大家俱有醉意，廉小村方才告辭作別。幸尚書見夜深，即著家人點燈送歸，一齊送出大門分手。廉清便歡歡喜喜，同幸公子跟了幸尚書入內不題。正是：

姻緣雖說是前生，也要今生巧湊成。

誰料市塵貧賤子，忽同貴女結鴛盟。

廉小村回家，將幸尚書留兒子讀書，並將小姐與他為妻之事細細告知媽媽。媽媽聽了，直喜得心花都開，滿臉是笑。因說道：「我清兒怎有這等非凡的造化，有了這個丈人，則將來富貴不淺。我如今細細想來，自從當年那人指點你安葬婆婆之後，凡事件件稱心。不期這樣年紀，忽又生了清兒。今又遇此貴人扶持，許下一個千金小姐為媳婦。若不是墳上風水有靈，你我一貧賤之家，哪裡有許多興頭之事。當年那人定是不凡，不是菩薩顯應，就是神仙救度。你今不可忘本，須朝夕供養頂禮他方好。」廉小村聽了點頭道：「妳這話句句有理。我也一向疑他不是凡人，方使我事事相合。我如今要供養他，卻不知他是誰。當初他雖寫下了姓名家鄉，我一時詳解不出。這且擱起，只是他說兒子做官，又說我做封君，我一向也不深信。但今日清兒忽做了幸尚書的女婿，日後與官宦相交，雖不做官也是做官了。妳我有了這尚書的小姐做媳婦，就不是封君，卻也與封君差不多了。我如今只得立那人一個牌位，朝夕頂禮焚香，便不寫姓名也罷。妳道可好嗎？」潘氏道：「如此甚妙。」

自此之後，幸尚書不時著人來周濟他夫婦，故此廉小村與潘氏、潔兒在家安安閒閒過活不題，正是：

雪中雖念冷呵呵，一飯焉能值幾何？

獨有仁心難補報，如斯安享不為過。

卻說幸尚書，得了廉清，甚是歡喜。到了次日，便領他到書房中來拜見先生。因說道：「此子乃我新婿，雖未經雕琢，卻資性聰明。乞先生用意教誨。盛德不淺。」文先生滿口應承。自此廉清就朝夕在學中，同著公子並小姐一齊讀書。這文先生因幸尚書囑咐了，便盡心教授。卻喜廉清果然資性敏捷，不費先生之力，讀書只消一遍，便能背誦，先生甚是歡喜。

不上二年，廉清四書、五經早已背熟。先生見他如此，便不甚拘束，廉清甚是快活。遂瞞著先生，朝夕同公子、小姐玩在一塊。玩熟了，便時常同小姐同行攜手，嬉笑並肩，稱說夫妻，也不避忌先生。先生就是看見，卻因二人幼小，俱各聰明，竟不加呵責。轉以為幸尚書有眼力，果是一對好夫妻。自此二人在學中習以為常。不知不覺已是五年，廉清已是十一歲了。讀得滿腹珠璣，只覺無書可讀。

曉得幸尚書「研書樓」上古書最多，因叫人開了門，走將入去，細細翻閱，真是觸目珠瑯，皆外人所未有。因滿心歡喜，遂極力鑽研，盡心瀏覽，早已胸藏千古，學富五車。遂時常將古書中未明之事盤問先生，往往將先生盤倒。幸喜這文先生是個仁厚虛心之人，見廉清往往議論特出，自愧不能為他之師。一日因請了幸尚書來說道：「晚生蒙委，幸叨西席，無不竭力殫心。今幸令郎、令婿已成駿足之才，令媛小姐亦堪詠絮，似可謝無愧矣。但思二子前程甚遠，今又正當筆試之時，晚生自愧才疏，倘無所益，豈不誤人。只得告明，乞老先生另擇明師為妙。」幸尚書道：「老師怎如此說。先生三冬飽學。犬子、愚婿學業終有可觀，亦賴指點。如何慮及相誤。這還是先生不屑教誨了。」文先生道：「非也。為人師範，雖貴知人，亦貴乎自知。譬如令郎，資質如金如玉，雖繼箕裘而有餘，然循循規矩之中，尚可加工砥礪。至於令婿，奔馳似駿，變動猶龍，每發高論雄辯，令人莫對。況文章一道，所重在時。晚生非不知文，但自愧有年，只覺與時相左。若再因循，是誤二子矣。故晚生直陳以免素餐之誚。」幸尚書聽了，不勝起敬道：「先生愛我與二子，可謂至矣。」知不可留，只得應允。到了年底，厚饋而去。正是：

天生美玉自無暇，駿足何勞鞭策加。

得到風雲千里去，始知明眼不曾差。

到了次年，幸尚書撇不過薦書情面，只得請了一個炫名博學秀才，姓逢名寅，教訓子婿。此時昭華小姐長成，不便讀書，已歸繡閣，習學女工。學中只他郎舅二人。誰知這逢寅雖負聲名，卻無實學，專靠結貴介、趨承勢利，謀了這館。他到館之後，訪知廉清出身寒賤，便有彼此之分，就不十分將他看重，遂將他二人分了兩處，只盡心去教幸公子。

廉清心下明白，只是暗笑。一日見逢寅獨坐看書，廉清將幾件古人疑難未定之事來問於他。逢寅聽了，胸內茫然。呆了半晌，只得強說道：「功名自有捷徑，何必務此無因之學。若必言言辯駁，事事推求，則古今之事理無窮，雖皓首鑽研，亦不能知其萬一。而成名無望矣。」廉清笑道：「若如先生所言，則古來典籍皆可焚矣。然則歷稽漢唐宋以來，但見有實學之君子，未聞有捷徑之大儒。且請問先生，實學即廢，則文章又從何來？」逢寅見他辯駁譏諷，一時滿面通紅。因大聲叱道：「無知小子！強記了幾句斷簡殘編，就想來問難於人，真是道聽塗說，焉成載道之器！」廉清見他發怒，只得含笑自歸書房。

自此之後，逢寅愈加不悅，見廉清終日默坐，也就不來管他。一日廉清在「研書樓」翻看書本，忽在書中檢出一張字紙。廉清看去，卻是幾個戲法，甚是歡喜，連忙袖歸，日日在房中演學。一日忽被幸公子走來看見，廉清扮演甚是有趣。便笑做一團。要廉清教他。廉清道：「你學不得。只做你看吧。」拿著一把小木劍望著口中插入，只留刀把在外。幸公子見了甚是驚慌。不移時，依然取出。公子問道：「這是什麼法兒？」廉清道：「這是神仙吞劍法。」說罷又不住的口中亂念。卻將幸公子兩道眉毛移在眼底之下，遂叫他去照看。幸公子走去鏡中一看，連叫：「不好了，快些與我放好！」廉清不應他，幸公子十分著急。廉清笑道：「你不須著急，且再去看看。」幸公子聽了，忙復到鏡中一照，卻是眉在眼上。不勝歡喜。便要廉清教他。不期先生走來，幸公子只得回位上。

讀書。

又過了些時，正值讀書之期，逢寅只得勉強叫廉清也來聽講。廉清坐了一會，見他講法俱是些皮裡膜外的浮詞，便不耐煩坐聽，推說有事進房。到了房中，因想到：「他不肯虛心，只以先生自負，也還氣他不過，怎麼將我兩樣看承。只知公子是尚書之子，我又是尚書何人？」

因想了一番道：「我何不耍他一耍？」便悄悄出房，走到先生背後，吹氣一口，念了一咒，復身回房張看。這幸公子正低頭聽講，忽見廉清在先生背後走過，也不覺得，再抬頭看先生，只見兩道眉毛俱在眼睛底下。便忍不住大笑起來，笑個不住。逢寅正講得熱鬧之際，忽見公子發此狂笑，便含怒道：「講究聖賢之書如見聖賢，你為何如此無理！」幸公子看一看先生，又笑將起來，直笑得話也說不出來。先生越問得緊，公子越笑得緊。逢寅見了，一時大怒，便手拿著戒方要打。公子見了，只得忍住笑，說道：「先生莫打學生，請自往鏡中一照便知。」逢寅聽說，連忙取過鏡子一照，不覺大驚起來道：「奇呀，奇呀！這怎麼處！」

正拿著鏡子大驚小怪的照，忽見廉清躲在門內，一手捂著嘴，看著幸公子將手亂搖。逢寅見了大怒道：「原來是你二人捉弄我，這等可惡！」因公子坐得近，便扯著公子要打。公子慌了說道：「這不與我相干，只問廉清便曉得了。」逢寅見公子指出廉清，就放了公子，走來捉住廉清道：「你為何捉弄師長，可從直招出，免我動手！」廉清分辯道：「學生自在書房中看書，聽見幸天寵發笑，故出來一看。因見先生面目全非，故此失笑。為何先生責治無辜。」逢寅道：「幸天寵已指明說是你，怎還要嘴強？」廉清道：「先生眉目乃先生自具。學生又非神仙，怎能移動。又聞，人若改變，其人必死。今先生無故而顛倒雙蛾，是改變常也。學生正為先生寒心，怎敢捉弄。」逢寅聽了，一發大怒，遂要叫廉清跪著受責。廉清不肯道：「學生無罪，怎肯受先生之屈辱。」逢寅見他不認，一時不便打他，只得又嚇著幸公子道：「你說是廉清，他如今不認，則是你說謊了。你怎敢在師長面前說謊？」便舉起戒方打來。慌得幸公子無法，只得帶笑帶哭說道：「先生慢打，學生從不會說謊。我前日也被他移過一次了。」逢寅道：「他為何有此法術？」幸公子道：「他學了許多戲法，日日瞞著先生，做與我看的。」逢寅見說是真，便來喝廉清跪責。廉清見幸公子說破，自知理虧，只得跪下，卻又不念解咒。只急得先生亂叫亂嚷道：「快照舊還我眉來，我饒你打！」三人正亂做一團，適值幸尚書在門首走過，卻聽見書房中一片嚷亂，便走入房中。只因這一走入，有分教：

分明嬉笑，愈見奇才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麟兒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